

# 香草芳魂

○ 柯于明

奶奶的坟茔四周藤蔓罗布,青草萋萋,最多最盛的是一种开着小白花的草本植物。我一直叫不出它的名儿。今年清明节扫墓,我用手机“扫”了一下才知道,这草叫“芝”。芝又名白芷,是一种香草,根粗大而有香气,可入药。古文中,人们常用这种香草来比喻高尚的德行。

奶奶与爷爷合葬,坟墓在阳新县原筲山乡人民政府办公楼后面的山坡上。1994年清明节,乡政府在墓前为我爷爷立了一座“革命烈士纪念碑”,碑石上刻着爷爷简约的生平,没提到奶奶的名字。奶奶的名字刻在另一块墓碑上,碑石很小,插在墓后,几乎被荒草藤萝盖住了。我们这些后代,虽说年年去墓前烧香,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奶奶的名字。

奶奶讳名吴作芝(“作”是她娘家的辈分),1898年生于太子镇吴德纯村,20出头嫁到筲山。那年头,娘家的生活困窘不堪,婆家更是穷得冷水泼不上壁——光溜溜的,上有公婆、太祖母,下一女三子,家

大口阔,常常过着揭不开锅的日子。全家没有一床蚊帐,穿得更更是破布烂筋,奶奶一条裤子穿几年,打了几十块补丁。

爷爷走时,几个孩子都小,我爹是长子,才9岁。奶奶成天以泪洗面,但还是咬牙活了下来。她要争一口气,把几个孩子拉扯大,一来告慰爷爷,二来要让革命后继有人。奶奶作为革命者的遗孀,受尽了恶势力的欺侮和折磨。但奶奶坚决反抗,誓死不从,顽强坚韧地挺了过来,不仅养大了四个子女,让他们成家立业,还带大了第三代十几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盖章的《烈士证明书》一直挂在我家墙上。大门的门楣则挂着“光荣烈属”的牌子。每年春节,大队要送来一盏红五星形的“光荣灯”。奶奶经常望着这些荣誉发呆,思念故去的爷爷。这些荣誉也成了奶奶的心灵抚慰和精神支柱。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些年头,由于自然灾害和家大口阔,日子仍是十分艰难。奶奶勤扒苦做,起早睡晚,节衣缩食,为一个

大家庭操碎心肝。

1956年7月,我爹去阳新县城工作,家里缺少了男劳力,处处遭村人欺负。奶奶、母亲带着我几个姐姐苦熬,日夜赶做篾货,换米度日。在这种困境下,仍供我哥读书。奶奶最疼爱这个长孙,要让他有出息,能传承爷爷的文脉。我哥也很争气,14岁就考入黄冈高中,后来上了北京大学。奶奶在弥留之际,记挂着在黄高读书的孙子,说她看见我哥正在赶回家的路上,要我爹去路上接。我爹刚走到村外一里远的流水沟(地名),果然接到了我哥。这个神奇的细节让大家惊叹不已。

奶奶去世的时间是1960年3月。当时我虽然刚满3岁,却对办丧事的场面留有印象,当时的屋场上跪满了戴孝的人,一片雪白。奶奶没有留下照片。奶奶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是模糊的,但我隐约记得奶奶管带我吃喝拉撒、疼爱我的一些细节。

爷爷曾对奶奶说,他要让她过上好日子,可惜奶奶一辈子没过上好日子。62个春秋,伴随着她的尽是凄风苦雨、饥寒交迫、孤独寂寞、劳累病痛。一个守寡的乡村弱女子,将四个子女和一群孙辈养大,撑起一个偌大的家庭,这要承受多少苦难,简直难以想象。奶奶去世时全身浮肿,估计是患有肝病或肾病。

奶奶含辛茹苦活了几十年,爷爷在她的梦里活了几十年。他们在苦别30年后终于住在了一起,住在了另一个世界。

每年清明节,我都要带着我的子孙们去为我爷爷奶奶扫墓。我知道,爷爷是个了不起的英雄,而爷爷的身后站着的,是一个同样了不起的英雄女性。

此刻,倚立在奶奶的墓前,我的思绪一如眼前空蒙的烟雨。时隔64年,您还记得当年那个3岁的小孙子么?奶奶!我总算读懂了您坟头上这些开着小白花的芝草。这是您的芳名,这是您的香魂。您洁白的情操垂范后世,您高尚的美德长留人间。

## 思念凝结在时光深处

○ 喻雪金

村前小河边的垂柳已铺满新绿,地里蚕豆花上,黑眼睛似的斑点映在淡紫色的瓣上,像是静静地察看忙碌的农人。河水依然在东流,麦苗依然在拔节,唯不见公公劳碌的身影。

一种思念似乎凝结在这时光深处,成为心里的那个结,结着一份疼痛,横刺着我的灵魂,让人无法轻松。

七年前的那个仲春,婆婆走了,只有公公一人在家。老公建议他一起来县城,但公公说正是犁耙水响时节,哪里走得开,老公最终没有拗过他。万万没想到的是,公公的这份坚持,会成为他儿女心中永远的痛。

在公公病后的第三天,忙碌的村人才发现有些时候没有见到公公了,赶紧打电话给老公告知情况。

我和老公匆匆赶回老家时,看到公公躺在老屋的那张床上,皱纹满脸,白发满头,人瘦了一大圈。看到我们,他费力地想坐起来,我赶忙上前摆手制止。

“崽啊,你们回来了,这次只能你们自己做饭吃了。”公公慢慢地说道。我的心一阵痛楚,含着泪喊了句“爸”后,再也无法成声。

老公不顾公公的反对,强行把公公送到了医院,但羸弱的公公用流泪来拒绝治疗。在医院工作的亲戚委婉地说,公公这情况治疗意义不大了,让我们尽量顺着他,让他安心。犹如晴天霹雳,震得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双腿发软,茫然失措。一向健朗的老父亲,怎么就突然病人膏肓了呢!最终,我们还是含泪把公公带回了老家。

公公的一生,是饱经风霜但仍然坚韧挺拔的一生,也是默默付出的一生。他七岁丧父,八岁随母改嫁。继父对他极不好,幼小的他要随大人一起去地里干活,晚上还不准他睡到床上。继父的棍棒随时可能落到他的身上,所以他总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。十岁时,不堪忍受的公公偷偷溜出门,四处乞讨流浪。行至现在的村庄时,被一个婚后两年不育的人家收养。说也奇怪,这家人在收养公公后,竟一口气生了四女一子。刚享几天福的公公,一下子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,他不得不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扛起本不属于他的重担。

十九岁时,公公迎娶了婆婆,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但九个孩子次第出生,沉重的担子压得公公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他和婆婆拼命地劳作,但仍是填不饱肚子。我不知道公公是如何度过这段岁月的,只能从他变形的四肢看出他曾经承受的重担。

后来,九个孩子慢慢长大,家里的条件逐渐好转。我和老公结婚一年后,按村里风俗是要分家的。我们当时都在乡政府上班,也住在乡政府,我认为分家也不过是个形式。没想到第二天公公就用板车拖来一车坛罐和油米,我哭哭不得,说我们并不需要,但公公执意要留下,说这是我们应分得的家业。

几个兄弟都在老家做了房子。公公每次都显得很高兴,从起地基到粉刷完工,他全程义务参与。用板车拉材料,和泥提泥,筛沙洗石灰,公公不倦地辛劳着。稍有闲暇,他就把工匠随手丢下的断砖残木捡到一堆,把弯曲了的铁钉捡起来用小铁锤锤直。稼穡之艰深深地扎在公公的心里,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浪费。而被他捡起来的这些东西也总能派上用场。

公公一生勤耕,大哥喜欢吃面他就种麦子,我喜欢吃包圪他就种红薯,姐姐喜欢吃养粳他就种养麦。他去世后的几个月,他的几个儿子还收割了他种的庄稼。公公的脚印遍布田野里的每一寸土地,走到哪里,都有公公留下的痕迹。

又是一年清明到,站在公公墓前,我似乎又看到了公公,他在我的记忆深处微笑,脸上挂着他惯有的慈祥。



黄佳妮 作

## 阳秋

## 云那边的父亲

○ 程应峰

站在老家房前的桂花树下,我看到母亲亲站在门前。还没进门,母亲就喊着我的小名,唠唠叨叨地说开了:去年你父亲栽种

的桂花,结满了桂子,今年呢,你看,你父亲栽在门口的铁树有一棵开花了。我知道,通常的说法里,铁树开花喻指事情非常罕见或极难实现,所以铁树开花是美好和幸福的征兆。铁树很久才开一次花,能在哪个地方盛开,表明了它所生长的环境怡人,富含贵气,充满了人性与爱心。铁树开花是幸福、吉祥、富贵的象征,预示着生活美满,如同瑞雪兆丰年一般。

我想着这些的时候,母亲说,铁树开花的事情一传开,左邻右舍、程家大屋有好多

人相约来看稀奇呢!母亲说这些的时候,显然是兴奋的。我知道,这样的時候,让她引以为荣的父亲的一生,一定把母亲的心填满得满满的。母亲的骄傲,就藏在属于她的这些话语之中了。

母亲顿了顿,感叹地说,那天,连一向不大来往的才美都抱着他的孙子来看这铁树开花啊!只是他的孙子可能吃坏了什么,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拉了一地稀。才美过意不去,说要打扫,我说不用,我扫就行。屎又不是什么坏东西,它会带来好运的。在母亲眼里,在她善良的心里,这世上原本就没有什么坏事情。

母亲抬眼看了看天空,又说,这些日子,有好多鸟雀在这儿相聚呢,看到它们我就感到亲切。只是,我不知道其中有没有那只云雀。

这一刻,我似乎听见了灵魂在絮问,云雀在歌唱。那属于云雀的矫健的动作,疾飞而上,直入云霄;那高空振翅时鸣唱,活泼自在,悦耳悠扬。父亲的魂呢,在属于我的想象世界久久缠绕、久久回荡。

## 低碳过清明

○ 曹正方

流浹背,气喘吁吁。每到一处,父亲亲自到坟头插纸花,在坟前烧冥纸、燃香、放鞭炮、摆放贡品。一切就绪后,父亲递给我一把香,让我作揖、下跪,太磕得咚咚响。这时,父亲祈求已故的太太公、太太婆护佑我们全家身体健康,生活顺心……

从那时起,我害怕祭祖,但没有办法躲过。中专毕业后,我分配到一所偏远的矿山工作,父亲总是写信劝我回家祭祖,我先是借口忙,后来直接跟父亲摊牌:祭祖不能是老一套,否则我不回来。父亲坚决不同意,我也坚决不回去。一晃到了21世纪。这年清明节,我带着女朋友回到了老家。父亲很高兴,要带着我们去祭祖。我对父亲说,如果还是跟原来一样折腾,我就不去了。父亲说:“我老不中用,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了。将来我还指望着你挑起这副担



## 此刻彼时

○ 刘新明

枯黄和青绿在进行,一年一度最后的交接  
这个时节,总有一些故事或往事格外清明  
因为一个念想聚拢,因为一群人传与说要除掉一些草木,让记忆靠近  
要感谢一些雨水,清洗模糊着的画面  
要敬重那颗让你流泪的心  
滴下了一整片大海  
青烟向天空隐藏身影  
落下一阵接一阵声响  
只有土地,赓续光  
也收纳所有被放下的重量

## 听一场思念的雨

(外一首)

○ 江南月

雨,又如期而至,纷纷扬扬  
把心润湿  
遍地野花滴落思念的泪珠  
故乡那一条小路  
总是牵挂游子的归期  
那些长眠在土里的亲人  
爷爷,奶奶,父亲  
我的梦里,总有他们熟悉的身影  
爷爷的芭蕉扇  
摇出三国,七侠五义……  
奶奶的捣衣棒  
一遍又一遍  
浆洗故乡的小河涟漪  
我的父亲,一支毛笔  
在春节前夕,一幅幅  
书写父老乡亲心中的希冀  
先人们经历了贫穷,苦难  
奔波,劳碌的一生  
在此时,如那墓前的青草  
昭示着生命的平和永恒  
四月,听一场思念的雨  
捫一缕久违的炊烟  
老屋前后杨柳吐翠  
还有一碗米酒飘香  
总是迟缓游子离乡的脚步

## 致远方

在你的清韵里,熄灭空虚  
我丝绸一样的贴近你  
并用心里的青春抚摸  
我的心岸,黑夜  
已不需要灯火,点燃  
我再无理由安慰自己  
也无人能拨动尘封嗜哑  
的琴弦,无数个清晨  
你在远方,可看见我  
独自在诗的小路行  
辉煌的理想,追求  
寒风一样刺痛我的双眼  
今天,举一杯酒  
在你的柔情里  
对话,明媚的月光  
那条开满鲜花的小路  
多想与你牵手一起走  
你在远方,月如钩  
芳草如茵,没有尽头……

## 清明忆父

陈鸿章

清明  
不是一个节气里的符号  
思念,没有任何理由  
在异地的清明  
多少眼泪都是赎罪  
埋进土堆的那个人  
音容再现  
当俯首贴地时  
所有的泪滴、清明雨是心中  
最咸最涩的一滴  
按住风和雨  
按住他乡的夜  
择一十字路口点三柱香  
烧一沓冥币  
托冥界快递寄给天堂的父亲  
燃烧起来的火  
照亮阴阳两界  
我跪在火堆前  
跟父亲说话  
给父亲磕头  
只隔着一堆火的  
距离